儀禮管見

儀禮管見卷下之一

長洲後學褚寅亮撰
男　鳴𡾊　鳴㦡　同校字
嗣出　鳴喈

士喪禮第十二

曰臯某復三○孔氏穎達曰三者一號於上冀神自天而下一號於下冀神自地而上一號於中冀神在天地之中而來也

主人西階東南面命赴者拜送○未小歛前主人之位暫在此旣小歛乃即阼階下西面位不言再拜則一

拜也喪大記云凡主人之出也徒跣扱衽降自西階入坐於牀東衆主人在其後西面婦人俠牀東面親者在室衆婦人戸外北面衆兄弟堂下北面○下記云室中惟主人主婦坐兄弟有命夫命婦在焉亦坐是主人主婦而外餘皆立也喪大記云士之喪父兄子姓皆坐於東方主婦姑姊妹子姓皆坐於西方是無不坐者矣彼注以爲不命之士賤同宗尊卑皆坐然則此爲命士故惟命夫命婦坐也但喪大記一篇無不命之士則又不可解愚意喪大記與此經不合者有矣如小斂以前此經云惟君命出喪大記云於大夫

不當斂則出士於大夫親弔則與之哭不逆於門外

其異灼然讀者避經而舍記可也或云士賤同宗皆

坐者其常喪大記所云是也若兄弟有命夫命婦來

入於室則坐命夫命婦坐則自主人主婦外餘皆立

矣貴貴也此記所云是也自斬衰庶子以至大功皆

衆主人也親疏之位以室與堂分男女之位在室者

以牀東西分在堂者以上下分其秩然不紊如此

弔者入升自西階東面主人進中庭弔者致命○中庭

東方之中庭也故弔者東面向之致命主人則北面

受命敖氏謂西方之中庭非

退哭不踊○朋友親䄠故注以反賓位釋退字敖氏兼

庶兄弟使者退言似混

爲銘各以其物亾則以緇○無物注指不命之士極的

敖氏謂未仕者則民而非士矣

陳襲事於房中西領南上不䋈○經明言西領則惟指

衣不兼在房他物矣故注云衣裳少單行可盡不須

屈轉重列也敖氏則兼他物在內而特不䋈故云次

列更端別起與經文違不可從

掩練帛○惟有掩故不用冠家語云孔子之喪襲而冠

此係王肅增改鄭據

纊極二○生時用極皆三不以貴賤而差尸用二明不
用也敖氏謂生時亦用二非
冒緇質長與手齊赬殺掩足○殺長三尺耳質則自頭
項而下與手齊比殺長矣敖氏反謂殺長於質誤孔
氏穎達曰兩囊皆縫合一頭又縫連一邊餘一邊不
縫其不縫之邊上下安帶綴以結之而以多少爲尊
卑之差蓋謂質與殺各留一不縫之邊而綴帶以各
相結貫疏則謂旁綴質與殺相接之處使相連如是
則質與殺兩邊俱縫而綴繫於質之下端殺之上端
以相連結不合喪大記所言旁綴義孔是也

韎韐○敖氏曰用爵弁之韠皮弁之屨以二服尊也

士有冰用夷槃可也○据喪大記云造冰未聞以夷槃
而用之沐浴者敖說非經云可也言惟君賜許用耳

左袒○禮事無論吉凶皆左袒惟受刑則右袒集說言
當用左手故左袒然則用右手時多矣遂右袒耶

當牖北面徹枕設巾徹楔受貝奠於尸西○徹枕三事
須當尸首乃便當足則不能爲矣敖謂非有事於尸
則不敢當其首似是而非

主人左扱米○尸南首主人東面用左手由頷下含則
順且不以手加諸面也

商祝掩瑱設幎目○掩以裹首幎目以覆面注云先結頤下乃結項則幎目上兩角在掩之內矣

乃襲三稱○衣裳具謂之稱爵弁服皮弁服是也單複具謂之稱褖衣袍繭是也然亦必有裳也注云不紐紐俗諺謂之活結不紐則絞絞俗諺謂之死結

設決麗於掔自飯持之設握乃連掔○設決與握之法細玩注疏終未灑然容訂

幠用衾○襲訖當撫尸哭踊經文不具

冪用葦席北面左衽帶用靲賀之結於後○疏說不誤重向南以席西端爲上而向東掩是象人之左衽矣

經言結於後注言交於後實在重之前而謂之後者葢重向南帶結亦在南自堂上望之不見衽與結因謂之後也敖氏既云象人而北面乃又云結在南豈有人帶結在後者耶

厥明○死日襲次日小斂第三日大斂此士三日殯連死日數之明徵也大夫三日殯不連死日數則第四日

祭服次散衣次凡十有九稱○小斂固有元端服但在散衣中經所言祭服仍指助祭之服與襲時爵弁皮弁同注未可駁大斂祭服亦然

餕於東堂下○東西堂之南廉較正堂南廉稍退在後
兩廉之南謂之東堂下西堂下坫在正堂東南西南
兩隅南於兩廉故陳餕於東堂下得南齊坫如鄭說
也餕在此者示變於吉且以奠者升降爲踊節也
設盆盥於餕東○云於餕東近餕可知未必東當東榮
大斂設盥門外以有斂席故此盥當設在大斂席處
婦人之帶牡麻結本在房○婦人重要男子重首豈有
婦人經帶反輕於首服而不用苴之理故注以爲此
齊衰婦人之帶蓋舅姑之服本齊衰也敖氏謂斬衰
婦人亦用牡麻非說見喪服斬衰章主人母若在妻

爲夫斬故注云斬衰婦人亦宜總絰不言者存沒不
定也
其實特豚四鬄去蹄兩胉脊肺○博雅云胉脅也四鬄
謂兩肩兩髀合兩胉與脊爲七體此豚解之法
二人以並○每二人爲偶也實不止二人
祭服不倒○高氏閌曰斂半在尸上半在尸下故散衣
有倒者
士舉遷尸反位○席布於尸內之地絞紟衣服等布於
席乃遷尸其上而斂之襲則衣之斂則包之
主人髻髮○按問喪云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注云

纚斯當爲笄纚夫笄纚則去冠矣又按檀弓孔子曰始死羔裘元冠者易之而已敖氏謂易之以素冠深衣兩記似歧然可通也葢問喪之所謂始死指初氣絕時言也主人則去冠而笄纚然至小斂有三日之久不可始終不冠故易以素冠檀弓之所謂始死統指小斂以前言也至斂畢而投素冠髻髮其節宜在尸未出戸之前故叔孫武叔投冠於戸出戸後君子譏之

婦人髽於室○曾子問言婦爲舅姑始死之服布深衣縞總此將齊衰者也若將斬衰者其服未知同否

阼階上西面錯○上陳鼎於寢門外西面此仍西面疏云對在門外時北面陳鼎鄉內爲宜與經相違似誤

執醴酒北面西上○醴酒最後錯而反先升故注云先升尊也

乃代哭○代哭之人雖親疏不同要皆有服者也此乃更代之代非替代之代呂氏坤誤認爲替代故言雇倩下賤僞爲哭聲以應弔賓而欲廢此禮

掘肂見衽○衽制賈氏銀錠扣之說勝於孔頴達燕尾之說

葢在下○棺升而葢在堂下非置於西序端也

熬黍稷各二筐有魚腊○注謂惑蚍蜉令不至棺然恐非惑之適引之奈何敖謂置此於棺旁以致其愛敬然所用者穀而復熬之其義何也

祝徹巾授執事者以待○祝徹巾而不言降授執事者則在尸東可知矣執事受而立待則位宜如前阼階下也敖說俱誤

徹饌先取醴酒北面其餘取先設者出於足降自西階婦人踊設於序西南當西榮如設於堂○奠亦可云饌敖氏改饌爲奠不必其云取籩豆俎者先設者先徹後設者後徹此說是也一說甲設豆此時仍取豆乙

設籩此時仍取籩亦通序西南經文甚明不知敖氏何以有設於西堂之說又云降自側階堂西安得有側階耶尤謬

帷堂○始死設奠而帷堂小斂卒而徹帷乃奉尸俠於堂此將大斂故復帷堂

主人及親者升自西階出於足西面袒○此時斂席尚未布主人位仍在尸東至將遷尸乃卽位於序端

商祝布絞紟衾衣美者在外君襚不倒○在外先布於下也君襚不倒則祭服或可倒與　喪大記君無襚大夫士此熊氏之讀也此經賈疏駁之其實應讀君

無襚為句言君之喪雖有襚而不以陳不以斂故曰無大夫士三字連下畢主人之祭服為句言大夫士用畢所已祭服不足乃用庶襚

卒斂徹帷○孔氏穎達曰喪大記君將大斂子弁絰即位於序端小斂時子亦弁絰大夫子亦然士則素冠

士人奉尸斂於棺○殯倚西壁西旁難容人故惟主人奉

主人降拜大夫之後至者○上經云有大夫則告大夫雖後至或在布絞紟之後未遷尸之前雖當踊猶絕踊拜之雜記所云是也此後至者則更在後故蓋棺

後始降拜之若士後至必待旣事而襲乃拜之也

設熬旁一筐○每旁黍稷各一筐

卒塗祝取銘置於肂○銘以表柩乃孝子之心欲識之也故曰愛之斯錄之矣敖氏乃云欲令神知其處失身藏於棺棺藏於肂苟弗能知肂之處又惡能知銘之處乎

設豆右菹○設菹醢之法菹常在右醢常在左取右手擩菹於醢之便不分上下亦不係菹醢與席之上下有變不變之異敖氏說鑿

及兄弟北面哭殯○喪大記云大夫士哭殯則杖盖指

成服後哭殯宮時言此時未成服未有杖疏謂經不言杖文略誤也

君若有賜焉則視斂○成服後君弔之同姓緦衰異姓疑衰其正也有恩而特加者則錫衰疏解注意已晰其冠則皮弁似宜弔外臣於己臣應服元冠

入門右北面及衆主人袒○君不視斂主人先袒而後布絞紟等今因君親來故先布衣以俟至出迎君後始入而袒也

貳車畢乘主人哭拜送○君出門而廟中哭則出廟門也主人辟而君式之則在廟門外升車也至貳車畢

乘則君車出大門矣主人乃哭拜送送在大門外明甚敖氏謂送於廟門外謬也豈有君使弔襚尚送於大門外今君親臨視斂乃止送於廟門外乎

襲入即位衆主人襲拜大夫之後至者成踊○君不視斂則主人於大夫之最後至者蓋棺後即袒而拜之不俟襲也君若親來主人迎君入門後即袒至送君時猶袒不可以對君之袒者相因拜賓故襲於外入即位乃始拜之

賓繼之北上門東北面西上門西北面東上西方東面北上○東方之賓卿大夫也門東諸公也門西他國之

異爵者也西方者士也
旁三右還入門○注謂先西面拜乃南面拜東面拜集
說謂先南面拜次東面拜西面拜以尊卑爲次理似
較長拜畢乃右還非指拜時
敵則先拜他國之賓○惟爵同乃先拜他國之賓耳如
本國有諸公而他國賓中止有卿則先拜本國之孤
而後拜他國之賓意重在別尊卑也
豆西面錯○如在室向奧設之儀也舉豆而餘可知
豆錯俎錯腊特黍稷當遷位○旣以黍稷當遷位乃設
於俎之後者以其爲食之主故後設

卒筮執卦以示命筮者○亦筮人執非卦者執說見士

冠禮

旣井椁主人西面拜工左還椁哭反位○注云井構者
以椁材兩縱兩橫間疊而層累之如井字然欲令木
之乾也周官冢人言旣有日請度甫竁遂爲之尸似
卜日甫竁蓋天子葬期遠故也士葬期近則筮宅後
卽可穿壙矣

卜人抱龜燋先奠龜西首燋在北○當依注抱龜燋爲
句先奠龜爲句惟一人兼抱龜燋故必先奠龜次奠
燋乃復執龜以授宗人若二人分抱則抱燋者奠燋

抱龜者徑示宗人可矣何必多此奠龜一節事敖氏以爇先爲句奠龜爲句者謬

不釋龜告於涖卜與主人○疏極明主人不在旅占中敖氏說非

授卜人龜告於主婦○卜人卽奠龜於西塾上

告於異爵者使人告於衆賓○旣告主人衆賓及異爵者皆聞之矣獨告異爵者尊之也其在列之賓可不告矣有不在者則使人往告之注是也敖氏以衆賓爲在外位之士恐非偶有不在之賓可遺而不告乎

儀禮管見卷下之一

長洲後學褚寅亮撰
男 鳴𪇴 鳴𪇴 鳴喈 同校字

既夕第十三○劉向別錄名士喪禮下篇今仍鄭注舊題既夕

侇牀饌於階間○此牀以承柩必大於大小斂之牀集說謂卽向者承尸於堂之牀非也

丈夫髽○張氏爾岐曰據疏當云丈夫免婦人髽此或偶脫去三字注以爲互見也說甚是且丈夫免而婦

人髽喪服小記之明文也鄭注據之夫安可駁疏言
啟殯後雖斬衰亦免而無括髮李氏如圭亦云爲母
於卽位又哭而免斬衰啟殯乃免禮之差也敖氏何
所據而云啟殯亦括髮乎括髮以麻免以布其爲露
紒一也敖氏又何所見而以此爲括髮而髽非爲免
而髽乎漏却婦人一誤也移婦人之髽於丈夫二誤
也
祝降與夏祝交於階下取銘置於重○小斂時夏祝取
銘周祝取奠此亦當然注似倒說此宿奠入廟後復
設斯時不必設於序西南疏非交於階下注云凶事

交相右

主人從○集說謂主人從衆主人以下從婦人從女賓從男賓在後其次第未必然且女賓何以在男前乎

衆人東卽位○石經本衆字下有主字當補入

正柩於兩楹間○經文甚明疏欲遷就士無西方之說故指戶牖間爲近西若近西則不得云兩楹間矣

奠設如初巾之○此卽殯宮之夕奠也亦名從奠徹後乃設遷祖奠徹遷祖奠後乃設祖奠皆在同日

主婦及親者由足西面○注謂設奠時婦人皆室戶西南面蓋皆辟設奠者而在於柩西北也初升時在柩

西辟而稍北不必由首至主人階則婦人向南行由足而東矣

薦車○案遣車非眞車非眞馬即檀弓所謂塗車芻靈是也此所薦之三車乃曲禮之祥車耳敖氏指爲遣車誤矣士禮略不得有遣車有鬼器而無人器

主人要節而踊○當兼徹與奠言疏專指奠未備

入門北面交轡○注謂三分庭一在南則當設重之處矣恐未然敖謂但沒霤者近之交轡者左人牽右轡右人牽左轡也

哭成踊○注指主人爲是雜記云薦馬哭踊亦指主人

也孔疏云馬是牽車爲行之物今見進馬是行期已

至故孝子感之而哭踊是也敖氏指圉人御者夫主

人不哭踊而圉人御者反哭踊揆其禮節必不若是

乃載○復以輁降柩自西階載於車此時柩仍北首

齊三采無貝○三采注以爲朱白蒼喪大記孔疏則云

絳黃黑不同當考豈諸侯之士無貝而天子之士有

貝其制異其色亦異與

設披○案喪大記孔疏云披用帛爲之以一頭繫於柩

出一頭於帷外人牽之若柩車登高則引前適下則

引後欹左則引右欹右則引左然下記言執披者旁

四人則是前後二披每披左右各二人執之蓋披在兩頭須各出於左右帷之外乃可使兩旁之人各執一頭焉其繫於帶者乃帛之中央而非頭也故注謂之貫結若出帷外者止一頭則執披之人惟在所出披頭之一旁其勢偏重是欲以防車傾虧而適欹側之也而可乎

折橫覆之○凡棺之承於下覆於上者皆有縱有橫何獨於折而有橫無縱敖氏說非

抗木橫三縮二加抗席三加茵用疏布緇翦有幅亦縮二橫三○張氏爾岐曰茵入壙中先布橫三乃布縮二

屑椒後施抗壙上先用縮二乃用橫三注云木三在

上茵二在下據既設後人所見言其實抗茵皆橫三

在外縱二在內如地之上下周圍皆有天也此說最

精蓋棺下茵棺上木註俱指其在上一層言之

徹奠巾席俟於西方主人要節而踊○明器之陳以象

入壙應在中庭豈宜偏東當依注在重北爲是明器

既在重北則此徹奠往來之節亦當如注說矣

婦人降卽位於階間○此位亦甚暫主人在東主婦等

自宜統於主人而東上敖謂西上爲其於重西樂在

輿也不可以小斂之奠在尸東爲例敖說亦非下經

云如初不特如其當前東并狀其祖柩車西明矣文案下記云祝饌祖奠於主人之南此尚僭而未有奠至還車訖則奠於柩西矣敖氏錯會此記而誤故下要節而踊之節無不誤者

祖還車不還器○前之乃祖還柩車也此經之祖還三車也以人挽之馬尚未駕

公賵元纁束馬兩○庾氏蔚之曰賵馬以共駕魂車馬入設○庭實設於南方三分庭一在南者其常也喪禮變於吉故移於東西之中而此地已有重焉因稍退在重南不及三分庭一如是則賓乃得從馬西由

堂塗以當柩車之前輅焉敖氏据雜記諸侯相賵陳乘黃大輅於中庭謂此亦設於西方之中庭非也雜記陳於殯宮殯在西階故陳於西方中庭以近殯此在禰廟不同

宰由主人之北舉幣以東○注云柩東主人位以主人堂下位恒在柩東故也其實主人迎君使入門右北面聽命時身僅稍進未至柩東然則柩東者恒時之位耳故疏明之曰此時主人仍在門東北面此位雖無主人既有定位故宰由其位北而取幣不履主人之虛位也下賓賵時主人拜於位則在柩東矣

若賻入告主人出門左西面○少儀云賵馬入廟門賻馬與其幣不入廟門蓋賻施於生者若入廟門則嫌施於死者矣賓既不入故主人出以受之

其實羊左胖髀不升腸五胃五離肺豕亦如之豚解無腸胃○羊言左胖豕亦左胖可知豕言豚解羊亦豚解可知互文見義豚解者七體不用右三段所用者左肩臂臑爲一段左肫骼爲一段三脊爲一段左三脅爲一段共四段疏謂羊之脊脅合一段非也此雖攝盛而用五鼎然豚豚解而非體解又以鮮獸代腊亦示稍異少牢之義

東方之饌四豆脾析蜱醢葵菹蠃醢四籩棗糗栗脯○

祖奠在柩西故饌葬奠與饌祖奠處同敖謂亦饌於東堂下南齊於坫則饌處反在北奠處反在南逆矣故惟堂上之奠乃饌於東堂下也豆全用饋食籩則參用饋食與加籩羞籩之實其稱之次疏視敖說尤分明

徹者入丈夫踊設於西北婦人踊○奠在堂下固無升降但踊之先後則略倣升階降階之節故注言猶也奠設於柩西故言自重北西面徹如在柩東不必由重北矣柩之西北即序西南非兩處也○下經奠者

出注云奠由重北西既奠由重南東亦見奠在柩西

甸人抗重出自道○據注言其官使守視之則抗重者乃給厮役之人甸人不過司其事耳

薦馬出自道車各從其馬駕於門外西面而俟○前薦車薦馬分為兩節故此時之出亦先薦馬而車各從之至出廟門而駕葢人挽之以隨馬後也兩馬未駕車而出亦自道者象生人也

苞牲取下體○取下體正也其餘取脊則釋脅取脅則釋脊從便也俎上前脛留肩後脛留肫此外或脅或脊科留其一則每俎各釋三个矣疏因前解羊之脊

者爲一段豕之脊脅爲兩段故於此亦誤

公史自西方東面命毋哭主人主婦皆不哭讀遣○案

職喪掌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凡公有司之所供

職喪令之趨其事令之者蓋奉君命而令之也故注

云君使史來讀之

商祝執功布以御柩○功布御柩帷士制耳亦出宮而

止至道無矣喪大記云君葬御棺用羽葆大夫葬御

棺用茅士葬比出宮御棺用功布

賓升實幣於蓋降○升車而屋帷以實於蓋上

至於壙陳器於道東西北上○俠羨道之東西而陳也

下北上二字另爲句集說以西北上爲句非

賓出則拜送○言出則壙所有帷幕以爲障蔽矣故雖遇微雨亦可以窆

藏器於旁加見藏苞筲於旁○見內見外俱分兩旁藏法宜如是敖氏於器則專藏於見內左旁苞筲等則專藏於見外右旁故與注異反覺支離

主人拜稽顙○始死時主人拜賓於西階此反而亦拜賓於西階故注云不北面拜賓東者以其亦主人位也亦始死拜賓之位也疏乃援特牲少牢助祭之賓主人皆拜送於西階東面殊不可曉尋常行禮主

人無東面拜賓者

記○所記統兩篇

徹褻衣加新衣○此雖蒙上文疾病而言然已指垂絕時矣故鄭於喪大記注云加朝服者明其終於正也然則此疏以所徹之褻衣爲元端所加之新衣爲朝服本自有理敖氏以褻衣新衣非元端朝服爲後有襲斂等事故此時不加上衣夫此時加之以明其正終豈與襲斂相妨乎

招而左○疏說爲長上領下要齊用而招向左

綴足用燕几校在南御者坐持之○鄭以校爲脛則是

側置於牀上而足向南面向北也敖氏以校爲左廉則是正設於牀上而足向下面向上也案校字訓足訓柄並無几左廉之訓且如其說不似以几壓足乎當避注燕几之制想比尋常几略小校間容兩足所寬無多故得正足使不辟戾

明衣裳用幕布袂屬幅長下膝有前後裳不辟長及轂縓綼緆緇純○衣之袂屬幅裳之前後裳長及轂與生人同也衣之長下膝而緇純裳之不辟而縓綼緆與生人異也衣以緇裳以縓象天地也敖於緇純連裳言殊混注義精矣

設握裏親膚繫鉤中指結於掔○所以護指也設握男
女俱有設決惟男子右手耳無決之手握則繫於掔
有決之手握則與決繫俱連於掔經記兩下甚分明
敖氏乃混而一之
實角觶四木柶二素勺二○小斂之夕不奠注云夕進
醴酒明以後一日兩奠故併夕奠所用亦陳之
觶俟時而酌○周人大事斂用日出故注引檀弓朝奠
日出以明此殯奠之節而構引夕奠句非指此爲殯
宮朝夕奠也
小斂辟奠不出室○注云則不出於室設於序西南此

十字爲句夫欲設於序西南則必出於室矣惟不設故不出也室中苟有隙地踏在可辟以此乃辟斂而遷之非改設也敖氏以室西南隅方空故辟奠於此似矣然以此隅當堂下序西南之方位則非㕍欲設新奠乃徹舊奠而改設之改設則有定所序西南是也今不設新奠則舊奠未徹暫遷之耳何必拘定所而傚堂下之方位乎

既殯主人說髦○孔氏穎達曰父死說左髦母死說右髦二親並沒並說之

三日絞垂○敖氏繼公曰惟指主人大功以上亦存焉

燕養饋羞湯沐之饌如他日○朝夕殷奠等則將設後奠乃徹前奠此饌則旋進旋徹其間少待如平生進食頃耳故注云進徹之時如其頃

其二廟則饌於禰廟如小斂奠○祖禰共廟則統於祖矣有二廟者則先禰後祖由近及遠之義也敖氏乃謂柩過禰廟因而朝之似意不在禰者不敬孰甚焉又謂廟制尊東卑西無昭居昭廟穆居穆廟其謬矣前已辨之注疏皆謂朝禰朝祖二廟分兩日敖氏則以為同日故云是日二廟皆饌又言朝禰無他事旣奠即適祖然一廟二廟者日力尚可給若天子七廟

恐一日未能偏也姑存其說以俟討

纓轡貝勒懸於衡○敖氏曰薦馬時纓轡皆在馬身既

則脫之而置於此

車至道左北面立東上○送形而往迎精而反既葬畢

當反則不得統於壙而西上矣故在道東而東上一

以見其不統於壙一以見其所上往反之各異也

卒窆而歸不驅○三車不先蜃車而疾行也

視餞祖奠於主人之南當前輅巾之○還車後乃先餞

於柩東在主人之南不於東方者柩已在下也至還

重訖乃奠之於柩西先餞後奠東西各異其處不可

惑於敖氏奠在柩東之說

儀禮管見卷下之三

長洲後學褚寅亮撰
男 鳴嶶 鳴雝 嗣出鳴階 同校字

士虞禮第十四

饌兩豆菹醢於西楹之東醢在西一鉶亞之○饌取節於西楹則醢菹在最西鉶以下以次而東當如疏說敖氏謂鉶次在西非也於下經從獻之豆云菹在鉶西亦由此而誤

用葦席○古文藉作席注雖不從然亦足見葦席是

字非衍矣無冪用絺而不用綌黍稷在下而有席藉祭有苴膚祭取左臚皆變於吉不必疑也

羞燔俎在內西塾上南順○南順者俎之上端在北下端在南執俎者於塾上向北執其下端也注云南面似失之肝俎先進先進者必近東故在燔東注是也

內外塾俱無階敖氏謂有階臆說也

主人及兄弟如葬服賓執事者如弔服皆卽位於門外如朝夕臨位○賓中兼朋友公卿大夫則有無未定

主人卽位於堂衆主人及兄弟賓卽位於西方如反哭位○入門之位如反哭則異於朝夕哭位矣

贊薦菹醢醢在北○醢在北從右取菹左擩醢之便敖氏豆上變於席上之說本屬支離此則豆席同上矣乃云神饌之異亦遁辭也

祝饗○事神之辭宜詳事尸之辭宜略注所引是也

祝命佐食墮祭○集說以今文墮爲綏遂欲改綏爲授夫授與綏形猶相似授與墮相去遠矣輾轉妄改失而彌甚

祝祝○哀子某圭爲而哀薦之饗此辭宜用於尸不可易之於神

佐食舉肺脊授尸尸受振祭嚌之○肺脊不在三舉數

中故在邇敦前

尸飯播餘於篚○此言播餘則言祭不播餘矣見授祭

下咽之少與不侑尸不告飽同意

佐食舉幹尸授○注云飯間啗肉安食氣故其實意耳實

不過嚌之而已

尸卒食佐食受肺脊實於篚○尸初受時既振祭嚌之

左手執之此時尚未飯也至邇敦而祭飯食飽則其

肺脊於豆矣至九飯畢則尸還取所奠之肺脊以授

佐食佐食受之以實於篚實之節式如是注極分明

如敖氏說則自祭鉶以後只用右手而左手始終執

肺脊不動直至卒食始授佐食恐無此儀

尸拜受爵主人北面答拜○受者先拜雖祭禮亦然

筵祝南面○注云祝接神尊對佐食接尸而言

奠爵興取肺坐祭嚌之○離肺二手絕之以祭故先奠

爵而後取肺尸則佐食絕而授之祝則自取絕之

出實於篚○篚在洗東上經有明文疏偶忘之

主婦洗足爵於房中酌亞獻尸○注云洗足爵主婦輕

也可見祭祀之事夫死則婦人不與即預祭已然矣

何況者祭故內則曰舅沒則姑老

用席○席不能自植疑有物以拄之

記

陳牲於廟門外北首西上寢右○牲未殺故寢於地腊乾物必置於梡乃無不潔之嫌無不用梡之理亦無不與牲序敖說非特牲云獸東首牲在其西北首此云西上俱牲西而獸東也然則此獸亦東上明矣此之變於吉者以用左胖故以牲之寢右與東足爲異不在首之所向敖謂腊西首亦非

日中而行事○注云舉事必用辰正統指三處言日出日入日中皆爲辰正疏甚明而辰正之中又取質明今以當日有葬事不得用質明故用日中亦辰正也

若再虞三虞祭日無事必用質明矣集說謂虞皆用日中正與記背

祝俎髀脰脊脅陳於階間敦東○此與特牲執事俎陳處同云敦東明不正在東西之中也注謂統於敦明神惠似可商

籩棗烝栗擇○籩實既與吉祭同矣何妨用稍有飾之豆籩注是也

尸入祝從尸○記有二義一以明迎尸時祝在前而尸在後既入戶則尸在前而祝在後也一以明陰厭時主人尚若親存故先入室而祝從之至尸入室則祝

以接神故先從入室而主人從之也集說可參用

尸服卒者之上服○士有上中下三等則元端服有元裳黃裳雜裳之異各視卒者之等以爲服也敖氏謂服爵弁則三等之士俱得服之矣殊未理會經文卒者之三字耳

女女尸○疏謂無適孫妻當用適孫妻非也無則宜缺而無尸不得已或用庶孫妻與

啟牖鄉如初○集說以啟牖爲句鄉如初爲句終未安宜照舊讀啟牖鄉爲句

卒徹祝佐食降復位○無尸則不設於西北隅注是也

敖氏以上經闔戶如食頃爲陰厭而不主陽厭之說
故云亦改設實非

始虞用柔日○葬日虞弗忍一日離檀弓有明文敖氏
故與記違而云葬虞異日謬甚

明齊溲酒○注以明齊溲酒爲酒而無醴敖氏謂有醴
無酒遂據郊特牲明水涗齊貴新也以明齊爲醴以
溲酒爲衍删經破注決不可從下云普薦溲酒專言
酒不及醴斯可知無醴矣

哀薦虞事○初虞欲其合於祖故曰祫此則欲其合而
安故曰虞主無不入廟者安有去就之可度耶

三虞卒哭他用剛日○他字絕句三虞也卒哭也他也皆用剛日也喪服小記曰報葬者報虞虞與卒哭爲日旣遠其間容有當祭之事故文次於卒哭之下而注謂以其非常令正者自相亞也所以明他不次三虞之意敖氏卽以他指三虞卒哭言訓作改字之意如是則直言用剛日可矣何必贅一他字耶

水在洗東篚在西○水東而篚西略仿堂下直東榮之處矣故注云在門之左未必在西方

哭者皆從○如遷廟序從之次男左而女右

入徹主人不與○齊斬之不與饋則亦不與徹可知應

照注指大功以下言

婦人說首絰不說帶○檀弓所云婦人不葛帶間傳所云婦人亞帶俱專指齊斬者也若大功以下則變麻服葛矣但卒哭之夕仍麻至祔時乃易葛耳注說未可輕議敖氏以不說帶兼五服婦人言誤觀疏引大功章即葛九月五月男女俱陳以明大功小功婦人亦葛帶便曉然矣

死三日而殯三月而葬遂卒哭○集說以天子卒哭即在七月諸侯卒哭即在五月夫天子九虞則須十八日未必葬皆在上旬也月內能容之耶斯不然矣自

此至明日以其班祔另起其文俱專指卒哭之祭言讀者毋爲敖說所惑

將旦而祔則薦○注卽以薦爲卒哭之祭甚的集說謂於卒哭之夕又設薦以告幾於瀆矣且祭而告以曆祔因而餞之禮之序也餞而復告不顚倒乎況始死奠以脯醢至反哭則不奠經有明文乃於卒哭後復設脯醢之奠乎此皆於禮必不可通者也

婦曰孫婦於皇祖姑某氏○記文孫婦二字卽以代男子之爾字蓋對新祔者而言故注曰不言爾而曰孫婦差疏也敖氏添爾字於孫婦之上不反對皇祖姑

而告耶者則不幾稱死者之孫婦耶名之不正言之
不順孰大於此矣攷記文不待言矣

用尊膚爲折俎取諸脰膉○賤於純吉故不用體骨非
少也註極明旣虛右胖不用雖脰膉亦取連左胖者

虞不致爵練不旅酬祔在虞練之間容得致爵故主
婦以下有俎

用嗣尸○敖氏謂用子行之次於虞尸者非但臆說并
未解嗣字之義

適爾皇祖某甫以隮祔爾孫某甫○祝取奠廟之主藏
於太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此天子諸侯之

禮也大夫士無主則無殤主反主之禮故記無文
中月而禫○汪氏琬曰間傳父母之喪期而小祥又期
而大祥中月而禫康成謂二十五月大祥祭中間也
大祥之後間一月禫祭故主二十七月之說又三年
問父母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檀弓祥而縞是月禫故
王肅主祥禫共月而云士虞禮中月而禫中月月中
也若二十七月禫則歲末遭喪出入四年何以云再
期之喪三年二說不同而皆本於禮晉用王肅義宋
永初元年用黃門侍郎王准言是後皆以二十七月
為斷按禮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杖期猶祥禫間

月豈三年重服而反祥禫同月乎春秋文二年冬公

子遂如齊納幣葢僖公之喪已二十六月矣而公羊

氏譏其喪娶由此言之當從鄭義無疑

是月也吉祭猶未配○吉祭兼祖在內猶未配則專指

新死之父而母先沒者言

儀禮管見卷下之三

儀禮管見卷下之四

長洲後學褚寅亮撰

男　鳴㟙　鳴譆　鳴喈　同校字

特牲饋食禮第十五○春秋左氏傳卜日曰牲韋氏昭曰凡牲一爲特二爲牢

宰自主人之左贊命○贊命在左猶祭禮祝釋辭而在左事神之禮宜然與冠不同敖氏改左爲右氏謬

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先儒皆以一卜不吉則再三卜不吉則止不祭故春秋有免牲之文曲禮亦云

卜筮不過三其廢祭也順鬼神之意也且可思鬼神所以不歆之故而恐懼修省也橫渠謂儀禮筮日不云三筮止是二筮先筮近日後筮遠日不從則直用下旬遠日亦足以致聽命於鬼神之意而祀則不可廢竊謂如是則筮爲虛文且無論從不從而要於必祭亦殊非聽命於鬼神之意矣神其饗諸乎恐未然

前期三日之朝筮尸〇祭前三日筮尸前二日宿尸兼宿賓前一日視濯經文文第疏解最分明集說謂筮尸及宿尸宿賓同日則與眡濯止閒二日不得云前期三日之朝筮尸矣非

陳鼎於門外北面北上○經不言門之左右東西則當
門可知注義爲長當門辟大夫也不南面辟君也
俎在其南南順實獸於其上東首牲在其西北首東足
○獸橫而牲縱也北首而東足則寢左矣吉祭用右
胖故寢左凡不用之胖寢於地
豆籩鉶在東房南上几席兩敦在西堂○少牢之豆籩
及儀自東而至西此則自北而至南彼橫陳此縱陳
也云在西堂有西堂則有西房矣注云東房房中之
東當夾北者葢東房北一架無墉通於東夾室總爲
東房也一架之前爲東夾室又前爲東堂亦名東廂

賓及衆賓即位於門西東面北上○注謂不嫌如初以宗人祝不在固然已餘若公有司則在門西北面東上之位私臣則在門西北面西上之位俱與前筮時異位故不言如初也

三拜衆賓衆賓答再拜○敖氏欲改再爲一謬也鄉飲酒衆賓答一拜者大夫爲主人也有司徹之答一拜者大夫爲祭主也此則士禮安得以彼相例而妄改經文乎下經主人拜賓如初亦同

東北面告濯具○洗者則告濯不洗者則告具注意晐故謂所濯者已具偏矣

請期曰羹飪○敖氏謂東北面告兄弟可不必
南面視側殺○天子諸侯饋食前有朝踐薦毛血之禮
故牲必親殺大夫士祭自饋熟始故惟視殺而不親
殺非特以辟君故
執事之俎陳於階間二列北上○云二列惟以執事分
左右也主人主婦俎雖亦在然終不可目爲執事俎
佐食北面立於中庭○在阼階前南北之中也不惟稍
西於宗人而更在南矣敖氏所云立位適當碑處非
鄭義也其云佐食以同姓爲之則是佐食之族屬於
兄弟同姓可知矣若少牢佐食則以異姓爲之

主人降及賓盥出主人在右及佐食舉牲鼎賓長在右及執事舉魚腊鼎除鼏○李氏如圭曰賓不偶主人者左人當載賤者之事也敖氏曰長賓在魚鼎右次賓長在腊鼎右吉事除鼏於外凶事除鼏於內

宗人執畢先入當阼階南面○注言主人親舉執畢導之是解引導先入之故此意輕又言旣錯又以畢臨載備失脫是解南面而立之故此意重敖氏乃謂執畢所以教導其錯鼎之處如此則隨用他物可矣何用畢而又安可南面以指教主人哉

祝命挼祭○据士虞禮則祝命佐食也此注云詔尸似

與彼異然祝詔尸挼祭佐食卽取黍稷肺授尸矣賓一也下經云佐食授挼祭則挼祭卽指祭物而佐食授之授與挼兩字兩義㪅乃混而爲一而云授譌爲挼謬按此及士虞禮疏則注中讀同耳下當有今文改挼皆爲綏古文此皆爲挼祭也十五字俗本脫之設大羹於醢北○湆繼醢不逼近豫留羞四豆之地舉肺脊以授尸尸受振祭嚌之左執之乃食食舉主人羞所俎於腊北尸三飯○振祭者以牢肉擩於醢旣擩振之乃祭此卽周禮九祭之一嚌後以左手兼執肺脊以右手先取肺食次取脊食注所謂先食啗之也

略食從仍左手兼執至將食庶羞乃實於葅豆焉經言乃食目下事也即食舉也舉兼肺脊疏專謂食肺敖以爲一飯俱非設肵俎乃三飯此三飯前之節大

佐食舉幹○特牲尸俎無正脅故注云幹長脅也

尸實舉於葅豆○士虞禮亦然故彼注云尸食之時亦奠肺脊於豆

佐食羞庶羞四豆設於左南上有醢○依少牢庶羞四豆兩胾兩醢則士亦當然而注以爲膮炙胾醢者蓋庶者多品之名大夫兩胾兼用羊豕則不得云寡故彼注云尚牲不尚味士惟得用豕苟兩豆皆豕胾則

非庶羞之義故卽取豕肉爲膮爲炙爲胾以示多品而實未嘗踰牲也旣有三物一醢足矣經云有醢見醢止一豆也注極精細不可破

舉肺脊加於肵俎反黍稷於其所○注言尸授佐食者取於葅豆而授之也觀此則知士虞禮尸卒食佐食受肺脊尸亦取諸葅豆以授之矣豈左手執以卒食而授之於其手乎敖氏於此不得其說乃曰尸自取以實於肵俎文蒙佐食而曰尸自實則黍稷亦尸自反耶

主人洗角升酌酳尸○孔氏穎達曰主人獻尸用角角

四升佐食洗散獻尸散五升是尊者小卑者大也

右取肝抆於鹽振祭嚌之加於菹豆○尸於從獻之肝燔不加於俎者以此俎徹後猶設於西北隅不可以食餘之物加之也祝俎無嫌故可加之

詩懷之實於左袂挂於季指○李氏如圭以內則孔疏維持之義解詩字足補注未備挂者以右手挂左袂於左手小指間乃屈小指以禁持之

主婦洗爵於房酌亞獻尸○庭篚惟一角主人獻佐食已實於篚矣故敖氏卽指此經之爵爲爵也或曰內篚亦有角經不具耳如主人用角獻而主婦反用爵

則失尊卑之義說似優

祝贊籩祭○士惟二籩皆祝贊大夫四籩則尸自取其二而祝贊其二

佐食挼祭○佐食已挼之故主婦僅撫之而已敖氏欲與鄭不挼而祭於地之說乃改挼爲授而云授祭謬

獻祝籩燔從如初儀○敖氏曰主婦當更洗於房中以獻祝蓋男子不承婦人爵也

宗婦贊豆如初主婦受設兩豆兩籩○第言贊豆籩亦可名豆也既授兩豆復取兩籩於房授之凡設豆籩等必向席設主人席西向故注云東面設無南面設

之理集說非也

取肝擩於鹽坐振祭嚌之○少牢賓尸次賓羞燔亦曰
坐振祭豈兩處皆衍乎少儀云有折俎者取祭不坐
燔亦如之知凡從獻之肝燔必興而取坐而祭經言
坐祭正見其興而取也敖謂坐字衍謬

薦脯醢設折俎○陳氏祥道曰尸牲體九祝三主人主
婦五佐食三賓一長兄弟及宗人折其餘如佐食俎
衆賓而下皆殽烝此尊卑之辨也

主人西面答拜更爵酢卒爵降實爵於篚○獻內賓內
兄弟之先後經無明文觀注云內賓之長亦南面答

拜知先獻內賓而酢者惟長一人矣主人酢畢出房

主婦乃洗爵酬內賓之長爲房中旅酬始獻必主人

統於主祭也酬必主婦以洽歡心男女之倫不可瀆

也

嗣舉奠○不論適否凡爲後者卽是集說專指適太泥

尸舉肝○卽向加於葅豆者尸親以授舉奠

賓坐取觶阼階上北面酬長兄弟○此旅酬之始尸及

主人祝不與旅此時房中內賓長亦舉主婦所酬之

觶以酬宗婦

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辯○毛氏曰東西爲交邪行

爲錯

賓弟子及兄弟弟子洗各酌於其尊○旅酬無算爵同酌下尊而注一以爲神惠一不爲神惠者蓋旅酬尸奠爵以待卽神惠也此賓主弟子各舉觶於其長於尸無與故不爲神惠而同生人禮也注不誤

佐食分簋鉶○少牢之餕資黍於羊俎兩端此何嫌分黍於會乎集說謂以簋分簋實不必從

祝命嘗食餕者舉奠許諾○祝命嘗食爲句命之餕也餕者舉奠許諾爲句餕者長兄弟也在舉奠之上以昭穆爲序也

佐食授舉各一膚○自歸尸外俎釋三个體骨已無存所存者膚而已

宗婦徹祝豆籩入於房徹主婦薦俎○注意以尊者之薦俎不可與他人之薦俎並徹也

佐食徹尸薦俎敦設於西北隅几在南厞用筵納一尊

佐食闔戶牖降祝告利成降出○按曾子問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蓋指凡殤本分而言陰厭蓋指宗子爲殤者之曾子誤會以爲惟成人之祭則迎尸前有陰厭禮迎尸後有陽厭禮此備禮也殤不備禮何得陰厭陽厭俱有故又疑而問孔子仍分別答之言陰厭陽厭

各有所指非一殤兼兩厭也觀此問答則成人之祭陰厭陽厭俱有明矣而宗子爲殤之陰厭與凡殤之陽厭俱因成人之祭之陰厭陽厭而名之也又明矣故注以與之祭爲陰厭改設之饌爲陽厭也且前之告利成事尸禮畢也此又告利成陽厭而事神禮畢也否則此告爲贅矣陸氏佃吳氏澄敖氏繼公俱不主陽厭之說未解其故

堂下俎畢出○賓俎有司徹歸之不自執以出當遵注記

執巾者受○少牢禮授尸以手受尸以簞

尊兩壺於房中西墉下南上內賓立於其北東面南上

○兩壺者備主婦及內賓旅酬各酌也注云其尊之節亞西方葢謂堂下西方兩壺設畢即設房中之壺也敖氏曰內賓立於尊北葢取尊爲節其實位已定於未設尊先

主婦及內賓宗婦亦旅西面○按集說謂主人既酢內兄弟主婦則酬內賓之長酌奠於薦左內賓之長坐取之奠於右及兄弟畢旅之時內賓之長亦取奠觶以酬主婦主婦以酬次內賓云云此大謬也凡主賓相酬之例萬無即以其人之觶還酬其人之理况又

脫去宗婦之少者與觶於其長一節如此則房中旅酬止行一觶而無兩觶矣有此兩誤不可不辨注甚略宜遵

賓從尸俎出廟門乃反位○賓出送尸而入反位於此記見之敖氏前云賓自執俎出以授人旣則復反其位兩出兩反不已數乎

尸俎右肩臂臑肫胳正脊二骨橫脊長脅二骨短脅膚三離肺一魚十有五腊如牲骨○脡脊在中尸無脡脊故注曰脊無中代脅在前尸無代脅故注曰脅無前大夫豕脅膚五此三其爲貶固已然貶亦不得過三

餋二陽厭一若再少不數用矣士虞禮膚三取諸脰膉非脅革肉以不主食味故亦止用三
祝俎髀脡脊二骨脅二骨膚一離肺一○髀也脡脊代脅也尸所無者用之於祝俎
阼俎脊正脊二骨橫脊長脅二骨短脅膚一離肺一主婦俎穀折其餘如阼俎佐食俎穀折脊脅膚一離肺一
○在右太貴故阼俎不用而用左臂左穀折太卑故用之於佐食俎而主婦用右穀折
賓骼長兄弟及宗人折其餘如佐食俎○雖折去穀猶得骼名者以穀與骼可析可合也

衆賓及衆兄弟內賓宗婦若有公有司私臣皆殽脀○右胖已用𦡀左臂左㲉亦已用於胙俎執事俎所謂殽脀取左肩左肫左臑及脊脅餘骨也春秋傳之殽脀對全脀而言卽體解也此之殽脀則任用各體之骨而已脊脅用十一骨亦得稱殽脀名與傳同實不同也按尸俎九加可併者二爲十有一主人主婦五加可併者二爲七祝三加可併者二爲五賓長兄弟佐食亦三而不加餘則殽脀而止一此尊卑隆殺之辨也陳氏祥道言之尚未密

儀禮管見卷下之四

儀禮管見卷下之五

長洲後學褚寅亮撰

男 鳴嚱 鳴噰 嗣出鳴喈 同校字

少牢饋食禮第十六○天子之大夫與諸侯之大夫名雖同而命數禮儀則異故天子大夫得用索牛而諸侯大夫止用少牢也郝氏敬因此乃謂非定特牲爲士少牢爲大夫謬矣王制云祭天地之牛角繭故郊亦用特牲而並不以特牲名其祭非但有牛家之別而已安可混而同之

筮於廟門之外○卽冠禮特牲禮之闑外
史朝服○雜記大夫筮宅則史練冠長衣以筮蓋筮史
是大夫家臣本服重服因筮而改爲不純凶之服據
此則大夫之臣兼有卜筮等官也故此經注云史家
臣主筮事者未必以公有司爲之
主人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於皇祖伯某○注
云大夫或因字爲謚者如春秋傳孔子卒哀公誄之
曰尼父是卽以字爲謚也疏云陰陽式法亥爲天倉
祭祀所以求福宜稼於田故先取亥上旬無亥乃用
餘辰蓋謂上旬有丁亥己亥則用之無則用丁若巳

而不必亥矣非謂無丁亥己亥遂廢祭也注可商

遂述命曰假爾大筮有常孝孫某用薦歲事於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疏云遂述上主人之辭謂之述命者卽述上主人曰以下辭也又云述訖乃連言曰假爾太筮至尚饗者此節經文是也乃命筮也孝孫某至尚饗先後兩言之故曰述命與命筮同爲一辭

卦者在左坐卦以木○大夫蓍長故筮者立而卦者坐士蓍短則筮者亦坐矣此經言坐蓍其別於筮者也

乃官戒宗人命滌宰命爲酒○此乃字指同日官戒總

言之也命滌命爲酒則擇其急當預辦者抽出命之
酒即酒正所謂事酒有事新造者

宿○筮尸後先宿尸後宿諸官

前宿一日宿戒尸○下筮辭云以某之某爲尸則是先
已擇定爲尸者矣特決之於鬼神耳所宿戒者即筮
辭所指也或惟恐不吉則更備二人然則所宿戒者
三人止矣三人不吉寧廢一祭不可無尸祭而無尸
是殤其祖禰也可乎哉

旣宿尸反爲期於廟門之外○主人親速尸即使人宿
賓雖略有早晚然於宿尸而反始爲期則所宿之賓

先後積至可共聞矣故注謂惟尸不來集說云是時
所宿之人皆不在宗人退乃宿賓大非
司馬升羊右胖髀不升肩臂臑膊胳正脊一脡脊一橫
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並腸三胃三舉
肺一祭肺三實於一鼎○按國語云禘郊之事則有全
脀王公立飫有房脀親戚燕飲有殽脀陳氏祥道以
爲全脀豚解也房脀體解也殽脀骨折也尚未明晰
葢體解卽是骨折故亦名折俎安得分而爲二全脀
與房脀皆豚解也但全脀則左右胖全體合升房脀
則只升右胖祇在全與半之別又安得以體解爲房

脅至於殺脅乃體解而骨折之耳其云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爲七體孰其殺謂體解而孰之爲二十一體此則分明二十一體當數髀而去觳蓋觳附於骼可析可合不得爲體經明言髀不升則髀是體之一安得去之而取觳乎疏未是陳氏亦同誤
司宮設罍水於洗東○士苟用他器則士昏鄉飲特牲諸篇必一見以明其異矣而俱不言則用罍同也
改饌豆籩於房中南面如饋之設實豆籩之實○注云更之爲威儀多者對士不改而即實於其處威儀略也凡大夫與士禮之異者或取尊者禮盛而威儀多

卑者禮殺而威儀略或取大夫上避君士卑不嫌同君各有攸當參觀兩禮以意求之可也

主人朝服即位於阼階東西面○大國之孤則服弁故禮曰大夫弁而祭於己指孤也

宗人遣賓就主人皆盥於洗長枇○士親枇則主人與賓也大夫不親枇則枇者長賓及衆賓也故注言長賓先次賓後也然則下經歷言佐食二人升羊豕司士二人升魚腊膚卽載者也出之於鼎謂之枇載之於俎謂之升敖氏誤以升者爲枇者故言佐食等卽賓也經明言遣賓明言長枇如何以佐食等當之

佐食上利升牢心舌載於肵俎○觀此經可見升卽載矣枇者非佐食矣羊心舌在羊鼎豕心舌在豕鼎敖氏謂俱在羊鼎則味雜矣

午割勿沒○十字割之不絕中央少許

佐食遷肵俎於阼階西西縮乃反佐食二人上利升羊○觀此經又可見枇者各當其鼎而不動載者則執俎以往來矣注云升之以尊卑載之以體次謂先定體物尊卑之數然後以次載之非謂升與載異人也

須善會

右首進腴○右首與生人同惟進腴爲異進腴則寢左

矣敖謂自載者視之爲右首非

主婦被錫衣侈袂○當依注被錫讀爲髲鬄爲句衣侈袂三字爲句敖氏以被字爲句錫衣侈袂爲句而云錫緆通皆當作緣緣褖通內司服職云緣衣素紗是也其意葢以士妻自祭辟助祭之褖衣故服六服外之綃衣若大夫妻自祭辟助祭之展衣尚可服褖衣不必服綃衣故以錫衣爲褖衣似也然則竟服褖衣可矣又何必侈其袂侈其袂則失六服之本制矣細思終未安不如仍遵注義所以侈其袂者以與士妻同服綃衣不得不稍異其制又以綃衣在六服外其

尺寸可隨宜增減弗拘一定也

敦皆南首○敦與簋之首足皆在器身不在蓋

祝酌奠○此時尚未設鉶注云奠於鉶南者蓋遙繼豈菹之南而中虛其處以俟設鉶也故預指鉶言之

食舉三飯○初食以三飯爲節則須連飯不容於一飯之後間食肺脊特牲禮三飯前之節亦略同先食肺脊而後三飯也此經於食舉上不言乃食於食舉下云三飯斯益明矣敖氏必欲立異謂先一飯而後食肺脊遂以特牲所云乃食以當一飯於此經則不可通矣乃曲爲之說曰不言乃食文有脫漏夫以臆說

解經至遇不可通處則曰有脫漏亦何不可之有
上佐食羞胾兩瓦豆有醢亦用瓦豆○胾有羊豕又有
醢亦云庶矣故不必有臐膮以備味
佐食受加於肵橫之○牢肉與魚同加一俎故肉橫而
魚亦橫若縮則礙後加之物矣經明言橫之敖反云
縮俎不可解肉本橫今仍橫魚本縮今則橫故注謂
異於肉賈疏釋注意極明
上佐食受尸牢肺正脊加於肵○尸取於菹豆以授佐
食也食舉時經無尸嘗舉於菹豆之文而此云佐食
受尸由後可以明前也然則士虞禮之尸卒食佐食

受肺脊知前亦奠於豆矣敖氏欲襲前說故云言受明尸未嘗奠之也豈有左手執肺脊至十一飯之久而始終不釋乎且此何義也郝氏敖說同

上佐食以綏祭○綏亦當如注作挼不當如敖作挼

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於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於天宜稼於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士與大夫嘏辭同惟首句及承致二字嘗易耳來當依注讀爲釐賜也陸德明釋文讀同上言致福下言賜祿義自別非複也

薦兩豆菹醢○饋食之豆葵菹蝸醢其常也視用其常

故經不著以可知也若主人主婦用葵菹蠃醢則必

明言矣當從注

佐食設俎牢髀橫脊一短脅一腸一胃一膚三魚一橫之腊兩髀屬於尻○祝兼五俎實尊於他執事也牢及腊髀皆尸所不用者魚橫載亦以與牢肉同俎也此

疏未明

祝祭俎○注云不盛是解經不言嚌之意敖氏云亦嚌

違經不可從

佐食祭酒卒爵拜○祝既不拜卒爵則佐食亦不拜卒

爵可知敖氏謂拜字衍此則可從者也

俎設於兩階之間其俎折一膚○按下篇不儐尸之禮云其獻祝與二佐食其位其薦脀皆如儐則佐食有薦可知故敖謂不言薦文略注言有脀而無薦遠下尸似未然

有司贊者取爵於篚以升授主婦贊者於房戶○於房戶就戶相授受也敖氏欲改戶爲東誃

易爵於篚以授主婦於房中○仍有婦贊者爲之授受敖氏有司贊者與主婦親授受之說不可從

主婦洗酌獻祝○敖氏曰爲贊者終其事不可解

祝命佐食徹肵俎○注云其本謂不反魚肉耳意葢謂

體不反魚肉故設肵俎以代正俎然而肵俎之實即正俎之實故可兼取以實尸也疏未明晰

兩下是餕○設俎上端在北下端在南賓長餕上端黍衆賓長餕下端黍各居其右也

主人西面三拜餕者餕者皆奠舉於俎皆答拜○西面之餕者若如敖氏說亦西面拜則背主人矣依注南面爲得蓋主人拜將東面之餕者必起立西面之餕者必避席而向南如是則主人與四人之拜皆得相向矣奠舉於俎蓋仍奠於膚俎此物各有俎不可亂敖近俎之說亦未是

司士進一鉶於上賓又進一鉶於次賓又進二豆湆於

兩下○羊鉶進上賓豕鉶進次賓羊湆進賓長豕湆進

次賓長

皆不拜受爵○注云大夫賓者賤益對士賓者爲尊學

而立支敖氏云皆不拜受爵人多恐重勞主人一一

答之非制禮之本意

上賓止主人受上賓爵酌以醋於戶內○坐尸位繼尸

報尊矣故酢主人不親酌注疏俱是未可破

上賓興出主人拜送乃退○出出廟門以不與賓尸禮

也退送而還入廟門也三賓則不送上賓則送而不

拜尊卑之差也如以爲出室何必送耶此時賓有司
等皆暫出以俟徹俎掃堂畢而復入故鄭於下篇議
侑於賓注云是時主人賓有司已復內位其不與儐
尸禮者則出而遂歸矣

儀禮管見卷下之五

儀禮管見卷下之六

長洲後學褚寅亮撰

男 鳴曦 鳴𪇆 出嗣鳴喈 同校字

有司徹第十七○儐尸於堂室中無事矣故凡室中之器物皆令有司徹之而即以名篇

乃𬊤尸俎○儐尸時無祝與佐食之職若仍與焉則列於衆賓而不得仍其故俎矣其故俎當留以歸之矣斯時更爲設俎同於衆賓與抑竟不爲設俎與祭統云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示均也更設則重矣不設則

處矣設故俎則非其名矣事有難行故注决爲不與侑尸只載尸俎也上篇言上賓與出主人送之曰出明不復入廟也若復入者不送敖氏以出爲出戶送爲送其出戶臆說耳

雍人合執二俎陳於羊俎西並皆西縮覆二疏匕於其上皆縮俎西枋○羞羊匕湆豕匕湆者皆次賓註偶失檢以爲司馬司士故疏辨之又益送二俎無論先南先北祇可以豕與肉分不可以羊與豕分蓋方其羞羊匕湆時羊肉湆俎卽當載而俟故可踵進若仍俟羊匕湆之俎則羞之也遲非敬尸之道注亦當酌

主人受二手橫執几揖尸主人升尸侑升復位○先在
階下執几而升異於常禮
主婦自東房薦韭菹醓坐奠於筵前菹在西方婦贊者
執昌菹醢以授主婦主婦不與受陪設於南昌在東方
○正祭時韭菹醓醢葵菹蝸醢參用人君朝事饋食
之豆籩至儐尸去葵菹蝸醢易以昌菹麋臡則全用
朝事之豆籩矣以非正祭且秖用其四故不嫌也
載右體肩臂肫胳臑正脊一脡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
脅一代脅一腸一胃一祭肺一載於一俎○上經雍人
合執二俎陳於羊俎西注謂南俎每羊匕湇羊肉湇

北俎羞豕匕湇豕肉湇羊貴於豕則是以南爲上也𥂕送二俎亦同四正俎以南爲上侑卑於尸故下經侑俎注云司士所設羊鼎西之北俎侑俎在北明尸俎在南矣然則此經注羊鼎西第一俎指南俎而言之故疏以爲在侑俎南也敖氏則主北上謂第一俎應在北葢据下經羊肉湇載於南俎之文以肉湇在南則匕湇在北湇重於肉北上可知故四正俎亦當北上北上俎與鼎相順也南上俎與鼎相變也注所以不取相順而取相變者以鼎止三而俎有四又每俎俎實各鼎俱有並非依鼎載俎故不必順鼎之序

也兩說俱通而順鼎爲勝李氏如圭曰所異正祭俎者脊脅腸胃祭肺皆一無舉肺且折分其膞也

羊肉湆臑折正脊一正脅一腸一胃一嚌肺一載於南俎○載於南俎蓋留北俎以羞羊七湆也此俎未必先以羞羊七湆俟其旣反而後載羊肉湆

司士朼豕脀亦司士載亦右體肩臂肫胳臑正脊一脡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膚五嚌肺一載於一俎○羊臑折豕臑不折故注云臑在下順羊明非以折故而退在下也集說言豕臑亦折誤矣羊臑之折以分用於羊正俎羊肉湆俎也豕無正俎折此臑體

將安用之

侑俎羊左肩左肫正脊一脅一膓一胃一切肺一載於一俎侑俎豕左肩折正脊一脅一膚三切肺一載於一俎○祭肺舉肺皆有方爲備今尸則兩者兼有侑則雖有二肺而俱是切肺無舉肺故注云不備禮敖氏以爲侑無羊肉湆故以豕之祭肺代舉肺說殊難曉注又云用左體侑賤夫右體畢載尸俎侑以下止得用左矣獨言侑賤者葢賤則不妨明言左體若主人尊雖用左體亦空其文不言左注葢對下阼俎而言

阼俎羊肺一祭肺一載於一俎羊肉湆臂一脊一脅一

腸一胃一載於一俎豕脀臂一脊一脅一膚三嚌肺一

載於一俎○敖氏云侑正俎用肩主人加俎用臂示不

相統之義未聞用俎實而論相統不相統者也

主婦俎羊左臑脊一脅一腸一胃一膚一嚌羊肺一○

祭肺舉肺兼有爲備禮尸俎阼俎是也缺其一卽爲

不備侑無舉肺主婦無祭肺是也同一不備而有祭

肺者爲隆以其事神之禮也有舉肺者爲殺以其生

人之禮也今侑有祭肺主婦有舉肺故注云下於侑

尸俎五魚橫載之侑主人皆一魚亦橫載之皆加膴祭

於其上○凡羞魚之法其乾魚皆縮載於俎橫設庶前

魚於俎爲縮於席爲横矣自進者而言爲左首自席
而言爲右首矣故疏謂載魚皆右首也祭祀與生人
禮同也其異者祭祀寢左而進腴食生人寢右而進
鬐耳若濡魚則横載於俎於俎横則於席縮矣故得
進尾而冬夏又有右腴右鬐之别天子諸侯繹祭及
上大夫儐尸既異正祭又異食生人進腴則疑於神
之進鬐又疑於人之故雖非濡魚亦横載於俎以示
變正祭牲體横今亦横先後同魚則正祭横而今縮
先後異是以注云異於牲體彌變於神也
卒升○此專指尸羊俎以爲下文行禮之節

賓長設羊俎于豆南賓降尸升筵自西方○上經尸北
面拜受爵執之於手俟主婦設豆籩賓長設羊俎乃
升設俎之節則踵於設豆籩後不相隔
尸取麷蕡宰夫贊者取白黑以授尸尸受兼祭於豆祭
○麷蕡在北近故自取白黑在南遠故贊授
雍人授次賓疏匕與俎受於鼎西左手執俎左廉縮之
卻右手執匕枋縮于俎上以東面受于羊鼎之西司馬
在羊鼎之東二手執挑匕枋以挹湆注於疏匕若是者
三○疏匕大于挑匕可知敖氏曰左手執左廉乃縮之
是授受時橫執也二手執挑匕枋不游手也

尸卻手受匕枋坐祭嚌之興覆手以授賓○必祭湆者猶祭鉶之意也尸左手執爵仰右手受匕枋以祭而嚌之匕中尚有餘湆如何更能覆手授人手一反覆匕敧而湆流矣未詳

拜告旨○特牲正祭故告旨時主人先拜此則儐尸故尸先拜而告旨與飲射同

司馬羞羊肉湆縮執俎尸坐奠爵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反加於俎司馬縮奠俎於羊湆俎南乃載于羊俎卒載縮執俎以降○授賓匕湆即啐酒告旨而司馬已羞羊肉湆在俄頃間可見不能俟其俎也縮奠俎于羊

湇俎南楊氏敖氏皆以湆爲衍張氏爾岐曰當作縮奠湆俎于羊俎南張說爲長觀下羞脀俎羊肉湆節曰司馬縮奠湆俎於羊俎西此條經文似應與同也

次賓羞羊燔〇燔俎預陳于內東塾不在盎送二俎內

疏及李氏如圭說並誤

醢在南方〇當遵注正饌統于尸之說無豆席相變義

下主人豆則循右菹左醢之常矣

司宮設席于東序西面〇祭時受酢則有子道故不設

席儐尸受酢則有主道故即設席然不與尸侑之席

同時設者猶尊尸也

司馬羞羊肉湆縮執俎主人坐奠爵于左興受肺○此羊匕湆羊肉湆卽用羞尸羊匕湆羊肉湆二俎奠而卽舉當在右此在左故注云神惠變于常敖謂避肉湆俎蓋陰破注意實非也肺卽羊肉湆俎之嚌肺

取一羊鉶坐奠於韭菹西○卽麷蕡之北

祭糗修○亦自取糗贊者授修安得改祭爲取

次賓羞豕匕湆如羊匕湆之禮○言如則初亦雍人授疏匕與俎可知集說謂不復授之與經違矣初獻羞羊亞獻羞豕禮之差也此用羊匕湆俎

司士羞豕脀尸坐奠爵興受如羊肉湆之禮○此用羊

肉湆俎此經及上受羊肉湆條敖氏皆云尸亦奠于
左蓋因已避羊肉湆俎之說而附會于尸其實尸奠
于右照生人飲酒禮若于左經必明著之
坐奠糗于籩南脩在蕡南○尸之糗脩不以東西相次
侑之糗脩不以南北相次俱與初設之籩相變
司士縮執豕脀以升○此脩侑用羊匕湆俎
尸降筵受主婦爵以降○郝氏敬曰尸酢主婦必待致
爵後者尊主人使得先獻
主人立于洗東北西面侑東面于西階西南○主人降
位本在阼階東直東序在洗西北今于洗東北則東

在東榮東矣以尸不與已行禮故不立常降之位也
下升時主人立東楹東侑立西楹西俱非常位可識
其意降階西面稍南則向東西行俱便不特侑爲然
特于侑見之耳洗東北東字不誤西階西南南字非
衍敖氏俱以臆測

主婦執爵以出于房西面于主人席北立卒爵○特牲
禮尸酢主婦入卒爵如主人儀主人固坐而卒角矣
則主婦亦坐明矣今尸酢主人主人坐卒爵尸酢主
婦主婦立卒爵故注云不坐者變于主人也敖氏謂
立卒爵者乃婦人常禮豈特牲主婦受酢如主人儀

者亦立卒爵乎

尸奠爵于薦左○賓之獻爵將行神惠故奠於左舉者

于左也下主人之酬爵同飲酒禮則不舉者于左矣

故亦奠于左奠左雖同其義則異疏極分明

乃羞○庶羞中有臐膮胾醢而無腊當以此注爲正

衆賓門東北面皆答壹拜○尸侑在西居賓位故助祭

者雖名賓亦統于主人而在門東答壹拜惟少牢衆

賓爲然敖氏因此遂改特牲再拜爲一拜謬

主人在其右北面答拜宰夫自東房薦脯醢○在其右

賓亦北面也脯東醢西仍依右手取脯之便此固無

席也敖以爲亦取席豆相變之義未免護非而近鑿
宰夫贊主人酌若是以辯○凡酌酒必就尊所注謂主
人每獻一人奠空爵于棜宰夫酌授于尊南者以經
無授受之文故明之棜庪尊西周有餘地可以置爵
獻衆賓而主人代酌以示尊卑之義非憚煩也
辯受爵其薦脯醢與脀設于其位其位繼上賓而南皆
東面其脀體儀也○經于辯受爵下然後言薦脀設于
其位集說乃謂薦脀每獻即設違經不可從儀亦折
也不過少耳于少之中又分貴賤故曰儀其一體兩
分者則正名折下經先生之脀折是也此衆賓無之

乃升長賓主人酌酢于長賓○特牲注云主人酌自酢者賓不敢敵主人主人達其意此經注云主人酌自酢序賓意賓卑不敢酢立言雖有輕重義實一也葢助祭之賓本卑于飲射之賓也敖氏謂賓辟尸故主人自酢以達其意夫此日之賓與尸尊卑懸絕何所嫌而辟之注義爲長

主人洗升酌獻兄弟于阼階上○上經獻衆賓則曰宰夫贊主人酌下經獻私人則又曰宰夫贊主人酌獨此獻兄弟不言贊酌則主人親酌明矣注云兄弟以親昵來不以官待之最得制禮微意敖謂此亦贊酌

違經駁鄭舛矣

其位在洗東西面北上升受爵○此經有兩義一以明位本在此發此位而升堂一以明萬升受而不拜故注兼解之

其先生之脅折脅一膚一其衆儀也○賓雖用骼而全長兄弟雖用肩而折故直名之曰折

主人降洗升獻私人于阼階上○大夫言私人本臣也而反謂之私人士言私臣本非臣也而反謂之私臣言私人所以別嫌也言私臣所以定分也注闡禮經稱名之旨精矣微矣私人之長所謂貴臣與無公有

司之獻者有無未定也

司馬羞湆魚○敖氏謂司馬當作司士不敢妄改經文姑闕其疑

司士縮奠俎于羊俎南橫載于羊俎○羞時橫載故載于羊俎亦橫之可見儐尸之禮魚橫載矣

三獻東楹東北面答拜○主人獻賓則就西階賓致爵主人則就其席而拜於東楹東皆賓主不敵之意于尸無與敖氏必曰辟尸何也與主人自酢條同誤

尸降筵受三獻爵酌以酢之○此在堂上而行儐尸禮矣何得更因室中事神之禮敖說非

尸升筵南面答拜○因前賓獻受爵時面位

尸侑答拜皆降洗升酌反位○皆降者舉觶二人也反
位舉觶者反西楹西北面東上之位

侑奠觶于右○神惠右不舉注明之矣上主人酬尸尸
亦不舉而奠于左者酬是酬賓之義不可行于獻尸
故循飲酒不舉之常說已見上

尸遂執觶以興北面于阼階上酬主人○尸侑同受二
人之觶侑則奠之尸則執之爲旅酬始

遂及私人拜受者升受下飲○私人之長拜于下則兄
弟之長答拜于上矣禮無不答也兄弟之長已不殊

矣升受者非殊私人之長也蓋自是則行酬于下也

以之其位相酬辯○明酬而自飲者則在堂下酬而酌

送者則以之其位也此後受酬者皆然皆有拜受拜

送之儀

乃羞庶羞于賓兄弟內賓及私人○此時房中行旅之

節主婦酌觶以酬內賓之長奠之及兄弟相酬時內

賓之長乃舉奠觶以酬宗婦之長以次而辯

兄弟之後生者舉觶于其長洗升酌降北面立于阼階

南長在左○後生酬人者也兄弟之長受酬者也受酬

者在右而今在左是居後生之西而辟主人在東之

位也故注云辟主人辟指長言賈疏凡獻酬之法主人常在左左字恐是右字之譌

爵止○此爵兄弟長亦暫奠于左俟後與主人酬賓之觶並行爲無算爵始故注云相待

賓長獻于尸○敖氏謂上篇實觚于篚爲此時用蓋破注不用觚之說可通

賓一人舉爵于尸如初亦遂之于下○上衆賓長獻尸是加爵此次一人舉觶爲第二番旅酬各有所爲注云上言無湆爵不止互相發明其義未詳

若不賓尸○上大夫賓尸下大夫不賓尸漢儒舊說相

承已久必有所受非有以明破其必不然未可輕議

若夫攝主不賓尸之論康成已辨其非矣郝氏敬曰

賓尸故室中之事簡堂上之禮備不賓尸則室中之

事詳

腊辯無髀○右體盛于肵俎而連三脅其存于正俎者

左體五脛幷三脅共八體也

佐食取一俎于堂下以入奠于羊俎東○注云不言魚

俎主于尊義已明矣敖氏又何必改羊爲魚耶

祝主人之魚腊取于是○髀不升則尸俎無髀可撫祝

俎安得取于是乎且所撫之骼安所用之故注疑爲

祝用骼也豈賓尸用髀而不賓尸用骼與

其綏祭○綏當依注作挼不當如敖氏作挼

其獻祝與二佐食其位其薦脀皆如儐○敖氏據此而

言祝俎髀然經言如賓不盡如卽如上經洗爵酳尸

無四籩與儐尸異而亦云如儐可見矣

祝易爵洗酌授尸尸以醋主婦主婦主人之北拜受爵

尸答拜主婦反位又拜○注云爲不儐尸降崇敬降字

略讀言旣不儐尸而降其禮矣故受醋必俠拜以崇

其敬也

宰夫薦棗糗○內子尊祝卑故與特牲主婦自薦者不

同

主婦受爵以入于房○楊氏復曰自主人酳尸以下其節大率與特牲禮同惟不致爵于主婦爲異

主人拜受主婦尸西北面拜送爵○此與儐尸禮之阼階上北面拜其義一也皆在主人之西南

主婦席北東面拜受爵賓西面答拜○此條集說有二誤席東向西向以南方爲上曲禮有明文因欲固執席餕相變之論而下文云薦在南方則其說難通矣遂變而言曰席雖東面亦宜北上而不顧背曲禮文一誤也既謂此席宜北上則拜者恒于席末宜在席

南拜也又欲回護前宗婦不改東面之說因曰不拜
于席南以其切近于宗婦故此又自相牴牾二誤也
注云席北東面者北為下止三字耳而已證明曲禮
南上之說復見拜者自于席末之義何等簡明
司士羞庶羞于尸祝主人主婦○儐尸者羞于侑不儐
尸者羞于祝故注云祝猶侑也
賓長獻于尸尸酢○亦無長兄弟加爵之儀同儐尸
賓兄弟交錯其酬無算爵○賓受主人酢後主人飽酬
賓賓奠而不舉兄弟弟子乃舉觶于其長于是賓與
長兄弟交錯其酬徑行無算爵疏所以言不賓尸止

行無算爵無旅酬一節者蓋儐尸禮賓三獻後二人舉觶于尸侑侑不舉尸行一爵爲第一番旅酬又次賓一人舉爵于尸如初爲第二番旅酬此皆先賓次兄弟次私人順序而酬者也至第二番酬後然後言賓及兄弟交錯其酬于是賓酬兄弟之黨兄弟酬賓之黨迭相往來惟己所欲不醉無歸所謂交錯以辯也今不儐尸經文並無二人舉觶于尸及次賓舉爵于尸兩節事但言賓兄弟交錯其酬無算爵故決其無旅酬也或疑著無算爵可該旅酬不知旅酬爲行禮大節可該無算爵無算爵不可該旅酬者有之斷

無遺其重而反著其輕者

獻祝祝受祭酒啐酒奠之○儐尸則賓獻祝祝奠爵而主人出此不儐尸則利獻祝祝奠爵而主人出是室中之事將竟俱以祝之奠爵爲節也

祝反復位于室中祝命佐食徹尸俎○祝入以命徹故也主人出此時無事不入至拜養者時復入

有司官徹饋○注云佐食不舉羊豕俎親養尊也解所以佐食不徹而有司官徹之義以其親養尸餘尊之而不使徹

婦人乃徹徹室中之饌○當如注以上下兩句分言房

中室中之饌

笙詩有聲無詞辨

康成于儀禮注六詩曰今亾其義未聞至其箋詩則曰孔子時俱在耳篇章俱在于此至戰國及秦之世而亾之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又鄭志答炅模云爲記注時就盧君耳後乃得毛公傳旣古書義又當然記注已行不可改之則是康成注禮之時未見詩傳故云義未聞其云今亾又可見此詞本有而後亾並非謂本無其詞也自劉原父創爲有聲無詞之論朱子本以注詩鄭漁仲又大暢其旨後之遵是說者葢什有八九矣以愚言之古人斷無有有聲無

詞之詩舜典云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先有詩而後有歌既有歌而後有聲律明矣苟無詞則高下長短疾徐之歌節何自而生而又何所依附以播之五聲十二律乎即如後世曲調之名亦必先製本詞以其詞意爲曲繼乃以曲爲宗舍本詞而塡以他詞任人之意焉並非無詞而空製調也當初製此曲時或喜或怒或哀或樂詞皆抒寫其意所欲發即詩言志之義也至取其調而塡以他詞則祇期其合調而已喜怒哀樂竟有同用此曲而與本詞絕不相似者矣故人必聽其曲中之詞然後知其意而未

可創據其調以定其爲喜爲怒爲哀爲樂也今云六詩皆有聲無詞則雖或有節奏之譜不過空調而已其間美刺勸懲俱不得而知孔子果何所取義而必錄之以垂後乎然則此六篇者必有其詞自公卿以至于士人人童而習之雖不必形之于歌而聆其節奏卽識其中之詞與義而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自生此卽以匏竹代人歌也非無詞也且不特此而已先儒于南陔六篇則曰此以笙吹者也有聲而無詞也孔子之所錄也于九夏則曰此以金奏者也有聲而無詞也孔子之所删也既皆無詞矣其間得失之義

何所區別乃一錄而一刪乎此尤不可通之論也夫詩未刪以前固亦多矣有至孔子時已亡者商頌七篇之類是也有爲孔子刪者麥秀貍首之類是也有詞故有未知其爲刪爲亡者茅鴟驪駒之類是也詞亡故有本爲孔子所錄至後而其詞亡者則南陔六篇是也至于有聲無詞則無論其錄者刪者逸者而斷乎其必無也夫六詩既皆有詞則何以鄉飲酒禮曰樂燕禮曰奏而俱不曰歌曰此所以明堂下之樂以人氣代人聲也蓋有詞而不用歌非無詞而不可歌也考之燕禮升歌清廟下管新宮燕禮之下管即此堂

下之笙也如曰無詞則何以左氏云宋公享昭子賦新宮乎于新宮之有詞而享時秪以管奏卽可汝南陔之以笙奏並非本無詞矣詩中無九夏者或義無關于輕重皆在所刪之列未可知也若呂叔玉之言取其詩中之詞義而不舉其篇名康成雖引之而意已不謂然然則非定論矣若韋昭之注國語旣以爲肆夏又以爲樊古人命篇必不若是其繁稱無當更不足據要之九夏亦皆有詞者也卽如賓出奏陔苟無詞何以明其終日燕飲酒罷而不失禮乎但亦祇用金奏而不用人歌耳

拜下解

拜下之禮凡諸侯見天子外臣見他國之君本國之臣與君行禮莫不皆然考之儀禮諸篇覲禮所言諸侯之禮也公食大夫禮及聘禮所云外臣之禮也燕禮及大射儀所云本國之臣之禮也孔子所云則專主本國之臣而言覲禮載受玉之節云侯氏坐取圭升致命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乃出蓋先拜于下王辭之已拜而若未拜故升而復拜以成之堂下堂上有兩番拜也其聽事之節亦同受玉至于行享則直于西階前再拜稽首王不辭

諸侯亦不復升堂成拜故注云王益尊諸侯益卑謂是天澤之分應爾此諸侯之禮無不下拜者也公食大夫禮賓至公再拜賓降西階東答拜公降一等辭雖辭而仍拜栗階升不拜命之成拜階上北面再拜稽首所以升而不拜者謂拜于下矣禮已畢也命之成拜者以非己臣不敢當其下拜也命之而復拜亦兩番拜也聘禮私覿行禮亦同蓋禮莫重于拜至也至告餼具禮稍殺矣故云公再拜揖食賓降拜公辭賓升再拜稽首蓋下堂欲拜而已辭辭而止升乃拜拜止一番故不言成拜也其拜加餼與侑幣之節亦同食禮既

終賓遂降階北面再拜稽首公不辭者明禮有終而將出不敢重勞賓再升堂也雖不辭之不可不降階再拜以答之示謙也此外臣之禮無不下拜者也其有不下者惟聘禮醴賓受几于階上再拜稽首則以主君之禮未成故也若本國之臣與君行禮則燕禮所云是也（大射儀亦略同）燕禮君使宰夫爲主人以行獻酢酬之事其禮有直下拜者如主人之獻公也自酢也皆云于阼階下再拜稽首無升成拜之文蓋代爲主人則疑于君故正其臣禮而公不辭之也（媵爵降拜不辭亦正臣禮）有君雖辭而臣終下拜者如公命徹冪卿大夫皆

降再拜稽首公辭之而不敢升成拜明旣醉而彌謹

臣節也有先下拜復升成拜者如公取大夫所媵之

爵以酬賓賓西階下北面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

升成拜其賓媵爵于公眞爵之禮亦然此皆行兩番

拜禮之最盛時也有已降階欲拜未拜因辭而遂升

拜者如公卒觶賓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之等

是也此雖下而拜實在升後拜止一番禮之稍殺時

也然而皆下拜也其有竟拜乎上者則惟無算爵時

耳燕禮將終行無算爵以徧君惠于時受公爵者惟

于席下再拜稽首葢禮之最簡略者拜上之禮惟此

一見而已燕見侍飲受君賜爵亦止下席拜以非正行禮故不數　故凡儀禮之言升成拜者俱兩沓拜也言升拜者下而未拜升乃拜也其所以不同者何也蓋行禮最盛時則君辭之也殺辭之綏故拜乎下而復拜乎上行禮稍殺時則君辭之也急辭之急故不及拜而遂升拜朱註所云指行禮最盛時言然而稍殺一節亦不可略蓋不因稍殺而遂可不下堂也春秋時列國諸臣不惟不能行堂下堂上兩沓拜之禮并不能行因辭而升拜之禮惟行其最簡略者孔子之斥爲泰也固宜

惟路寢及廟有堂有堂則有階有階則有升降若

治朝外朝俱無堂故其再拜稽首也不言下或因會而築壇亦象堂矣齊桓下拜壇階之下也

旅酬考

旅酬之禮統言之則均名旅酬析言之則又有旅酬與無算爵之別于有別之中而其所以別者考之諸禮又各不同如鄉飲鄉射燕禮大射嘉禮也飲射有賓主黨故旅酬時專及賓黨順序以酬至無算爵而主黨始與交錯以酬燕禮大射君尊臣卑雖命大夫爲賓而不分賓主黨故旅酬時自卿至士一獻一酬相問以次而徧至獻庶子後行無算爵亦自卿至士以次而徧以執散爵者酌而行之不親相授受是燕禮大射以無賓主黨故無交錯以酬之節與飲射不

同也特牲少牢吉禮也固各分賓主之黨而旅酬與
無算爵亦自不同特牲則始行旅酬即交錯以終至
無算爵亦然但其别也旅酬第一番賓舉主人所酬
之爵交錯相酬第二番長兄弟舉弟子所進之爵亦
交錯相酬是兩番之中各行一爵也無算爵則賓與
長兄弟各舉弟子所進之爵錯酬以徧是一番中並
行兩爵矣此特牲禮旅酬與無算爵之别也少牢賓
尸禮其旅時則先賓次兄弟次私人順序相酬不交
錯至無算爵而賓主之黨始錯酬此其别在順序與
交錯也與特牲又異也若夫止有無算爵而無旅酬

者惟見于少牢不賓尸之禮耳經于賓三獻後但言

賓兄弟交錯其酬無算爵而無二人舉觶于尸侑尸

行一爵第一番旅酬之事又無衆賓一人舉爵于尸

第二番旅酬之事則止有無算爵明矣賈疏決不賓

尸爲無旅酬非臆說也中庸所云旅酬下爲上既謂

之下爲上則明指主賓兩黨弟子所舉之觶蓋當旅

酬後行無算爵之節故康成注禮記引特牲禮爲據

而朱子亦即本之以注中庸或統其始旅酬一節並

而不知無算爵亦得統名爲旅酬之證也

宮室廣脩考

周家一代典禮制數度辨等威彬彬郁郁至詳且備燦然可攷獨至宮室制度但有堂室房序等名其廣狹深淺崇卑之差等靡得而詳周官匠人所云夏后氏世室之制廣四脩一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亦第略引其端未詳其說所云周之明堂其廣脩差數似亦略同世室明堂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亦是廣四脩一七筵者舉成數耳其實七筵有奇然而爲室有五則惟天子宗廟大寢乃得與同究非下達之制也間嘗讀書大傳有天子之宮廣九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一以爲高等語揆之于經

雖或有未盡合者然因是可以得廣狹之差等焉九雉七雉五雉三雉是也廣狹之度既得乃更以匠人廣四脩一之文定其脩并可以識深淺之差等焉如是而堂之全局其廣與脩先已明矣其室房等之細別則以三分其廣以二爲內及室三之一之言定其廣以四分之一定室之深以四分之三定堂之深以室外至前楣得四分之二定兩序之端兩楹與序端齊于是序內序外及室房等之廣脩亦瞭如指掌矣若夫門則以門堂三之二定其廣卽以其廣五之四定其深中分其深以爲外內塾塾與門各得其廣三

之一于是門塾之修廣亦得矣庭深三于堂碑則如
堂深庭之廣亦可測矣所謂廣者東西兩榮之間也
今略舉士制以明之士宮廣三雉則東西九丈也三
分其廣以二爲內則序內六丈序外兩夾室各廣一
丈五尺也室三之一東西房如之則各廣二丈也廣
四修一則室與堂共深七丈五尺也分爲四架後楣
也棟也前楣也庪也後楣一架以爲室與房則深一
丈八尺有奇也房前至序端（即前楣下）得四之二則三丈
七尺有奇序端至堂廉（即庪下）得四之一則一丈八尺
有奇正堂之深實五丈六尺有奇也庭深三之則十

六丈八尺有奇也三分庭一在北以設碑則碑北五丈六尺有奇碑南十一丈二尺有奇也此堂廣修之數也門堂三之二則廣六丈也與序內等三分之一爲門二爲左右塾則廣各二丈也以廣五之四爲其深則四丈八尺也中分之于中以設門夾門左右以爲外內塾則四塾之修各二丈四尺也此門堂廣修之數也若詹宇之崇卑則如書傳所云五分內一以爲高者蓋不過一丈二尺也椓峻四分之一則一丈五尺由士而上準此遞加廣修之數不可一一而得其差等也哉曰大夫士有西房乎曰聘禮明云賓負右房而立此固在

大夫之廟也則胡爲其無也果無右房則室與東房爲二其廣不止三之一矣鄭君大夫士無右房之說朱子疑之愚亦未敢信也曰北堂之東果通東夾室乎曰謂之房東又不由戶而入則其通也明矣曰夾室以藏主旣通北堂主于何藏曰大夫士無主也天子之燕寢亦非藏主之所也惟諸侯之廟乃于夾室藏主然而其宮廣七雉其夾室之深四丈二尺中分其半通北堂前有二丈一尺之深亦可以藏主且非行禮之所不嫌其淺也此則深玩儀禮經文而斷以鄭君之說爲可信也曰東堂西堂之南廉與正堂齊

乎否乎曰兩廉稍退在北也讀顧命而知之矣其曰夾兩階戺卽正堂南廉與東西兩廉折角之處也設坫子此其曰東垂西垂卽東西兩南廉之盡處也東垂在東戺之東北西垂在西戺之西北兩廉旣不與堂之南廉齊其廉外地卽儀禮所云東堂下西堂下者是也使三者之說是非莫定則其廣脩之細數終不能灼然而無疑因并論之

按大射儀大侯侯道九十弓弓六尺則五十四丈惟天子之燕寢自楹間至門內霤稍迤是數若諸侯路寢之庭深三十九丈三尺有奇益以前楣四

丈三尺有奇共四十三丈七尺有奇耳不足以容大侯侯道故大射必于郊學焉先儒謂郊學之庭其深也不止三倍于堂向嘗疑之今而知其言之不我欺也又諸侯燕射則于路寢意者止張七十弓之參侯五十弓之干侯與鄉射記云君國中射以翿旌獲國中射謂燕射也乃不用旌獲而用士之翿旌獲則侯亦張大夫士之侯而不張熊侯也可知